

朝花夕拾

哇呜

❁ 王学艺

生命喜悦时光莫过于童年。竹竿当马，毽子沙包。踢瓦碴、钻鼠洞、玩哇呜。捡块土坷拉玩啥是啥，拉根庄稼杆腾挪劈叉。晴天一身土，下雨一身泥，饭点自动回家，半夜大人无须寻找，那是人生最放飞的一段光华。乡下孩子玩往就地取材。你看，河堤那片树荫下，他们用铲子在地上挖出弯曲小沟壑，折半截桐杆斜埋，掐长长青草叶填进管内，小手拍打植地封土的管尾处，震动使管草慢慢入内，这叫老牛吃草。吃完再用荷叶兜水上岸，涓涓细流注入管内，流进管后那蜿蜒曲折的小沟槽，美其名曰牛饮水。

“玩哇呜吧？”有孩子开始迫不及待提议。

玩耍各种自我喜悦的游戏，对抗性节目紧接着就该上场了，临河近水自然玩哇呜。

哇呜应为区域方言，也许世界各地的人童年都玩，但具体称谓可能不尽相同。我所在的说方圆百八十里都这样叫法，通俗了就是玩泥巴。玩哇呜并非捏小猫小狗，人物造型那么平白直观，其过程有赢的欢呼、输的慨叹，一切皆淹没于泥巴的飞炸轰鸣里。

下河滩挖一团泥，不管干净脏地上一坐。泥巴和面般在地上揉来滚去，软了撒些土面，硬了稍许拌水。待筋度不软不硬，撕开少部分团手上，余下的置放侧边。先捧着手里的转成球状，再放地上压成粗短圆柱形。然后，俩大拇指往中间一摞，泥巴挤成大拇指高一圈围墙，底部不能穿透或丝毫漏风，存在破壁这哇呜就哑了。

好戏随即开场。俩人席地对脸，都右手托着口朝上的哇呜，或严肃紧张，或龇牙咧嘴，毕竟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随着“开始”的喊叫，同时右手高举，置顶翻转，哇呜飞速下扣。“嘭”，由于摔在平地受挤压作用，哇呜回进的空气即刻破壁爆炸，俩小脸崩满碎泥星点，支着各自的双手，低头瞅着地上支离破碎的哇呜，小眼睛瞪成大眼睛，大眼睛瞪得更溜圆。

相互补窟窿紧跟展开。你哇呜炸开的口子我来补，我哇呜掀翻的盖子你来赔。有意思的是会相互问对方，吃烙馍还是吃蒸馍？吃烙馍是从事先余留的泥团揪些下来，用手拍成泥饼，似烙馍的片状，大小刚好补住炸开的口子。吃蒸馍则把泥巴团成球，大小撑到对方崩飞口子边缘。还有一种严重情况，哇呜下落着地边缘密闭良好，巨大冲击崩成七零八落。不像破小口或翻顶那么简单，这局面对方损失就大了，理赔工作也相应复杂。

孩子们还是很讲情义，一般都会自愿吃烙馍，吃蒸馍会把对方泥巴耗尽。做人留条路，日后好相处，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。赢家捡回炸飞的碎泥，一点点兑成圆团，对方拿库存拍个大饼片，相对也会厚实些。人家谦让在先，自己也要礼尚往来，把大团覆盖住算赔妥当。

除了俩俩对垒外，更有三五伙伴齐上阵的大场面。众多孩子围坐一圈，和泥，捏窝，举摔。“嘭嘭啪啪”清脆、沉闷，各种哇呜声你方唱罢我方登场，顺势针依次类推推赔时，那情境叫一个不亦乐乎！你赔多了我补少了，你盖大了我覆小了。嘻嘻哈哈，张张小脸绽开着点点泥花；嬉笑怒骂，浑身洋溢无限乐趣。树鸟惊得叽叽喳喳，大狗静坐旁边看他们笑话，庄稼棵里野兔“嗖”一个踪影跑得踪影全无。

泥土散发着童年的芬芳，哇呜声中成长的孩子黧黑结实，风里雨里，泥里水里，他们亲吻着大地，拥抱苍苍穹，一路高歌，一路茁壮，一路斑斓绚丽。

哇呜，童年放飞的欢愉。

灯下漫笔

时光雕就的古村落

❁ 赵克红

在我国，古村落原本有许多，由于缺乏对它应有的保护和开发，许多原本富有表情、生动而富有内蕴的古村落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即便偶然遇见，也多是在偏僻的一隅苟延残喘着。随处可见的是表情麻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。

对许多中国人来说，古村落渗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骨血情感，是衍生精神气质的源头，洛阳孟津的魏家坡自然也不例外。

魏家坡又名卫坡，位于邙山腹地、洛阳市区北部。这里有豫西地区面积最大、保留最完整的清代古民居群，还有保存完整的天井窑院及大量古树名木。我们从王城大道驱车一路北上，到连霍高速西出口，再沿西北方向行驶百米，便到了魏家坡村。在村口照壁旁，站立着一株老槐树，树干上挂着一个铁皮小牌，上面注明了树名和年龄。这棵树有400多年树龄，属国家二级保护古树，应该是魏氏家族刚迁徙到这里时种下的，它见证了魏家的荣辱与兴衰。

站在槐树下放眼村庄，满眼古色古香的房舍。沿着伸向村庄的一条小路，往村里行走数十步，便是被栅栏围绕的一个天井窑院，如果不是朋友引领，是不易被人发现的。我与朋友并排站立在围墙前，朋友指着这个深坑说，这是乾隆年间，魏氏第六代孙所建的窑洞，是个地下四合院，对着出口的一面是两层楼。坑的四壁由青砖砌成，总共有14孔窑洞，有楼梯可上二楼。窑洞

在邙山并不罕见，过去，邙山一带的穷人富人都挖窑洞，穷人的窑洞是挖土圈成，富人的窑洞则在此基础上砌了青砖，样子很排场。

离开天井窑院，顺着小街走进村里，在一条长约200米的石板路南北两侧，分立着一座座青砖灰瓦的庭院。房屋坐落在邙山的山凹间、沟坡上。此时的魏家坡，刚刚被清晨的阳光唤醒。一位老者坐在祠堂门口晒暖，秋日的暖阳洒在他身上，堆满皱纹的脸上看去分外慈祥。当他得知我们的来意后，他笑出一脸灿烂，让我们这些被生活长期压抑缺少欢笑的人，在这里获得一种愉悦和温暖。

我们应该是第一批来到魏家坡的游客。原本安静的魏家坡，因我们的到来，仿佛一潭清澈安谧的湖水，激起一波波涟漪，很快又复归平静。一条水泥路，把魏家坡分成南北两半，路南是七进院、路北为五进院，从外表看，精美的房屋与其他的房屋并无二致，进院才知道别有洞天。整个村子俨然就是一个大庭院，而且院内有院，院中套院，院院相通，院院相连。我们先来到一家庭院，该庭院进深50余米，宽六七米，分前后三进院落，厅堂格局十分气派，其间又分出神路、主人路、仆人路，精美的木雕、砖雕、石雕亦是随处可见，充分显示出早年间官宦私宅的端庄与大气。宅院青砖灰瓦，布局对称。据介绍，其余院落的结构布局大致也是如此，有的庭院至今还保留着太师椅、顶子床等古董家具，每个庭院都仿若一处自由自在的

小天地，既拥有自己的偏门密道，又具备齐全的排水、防火、防盗功能，庭院与庭院之间又彼此相通，浑然一体。

眼前古民居的屋舍瓦楞上长满绿茸茸的青苔。发黑的梁柱、砖雕的扉头、脱落的墙壁和狭窄的街巷一起站立在历史深处，用幽寂而孤独的神情，讲述发生在这里的长长短短、各色各样的故事，这些古民居，不像三晋大地上留下的富家大院连片成城，也不像徽南民居，借山水之秀，粉墙黛瓦，充满诗情画意。相比之下，魏家坡更像个小家碧玉，不显山不露水，牢牢地依附在厚重的邙山脚下。

那一扇扇早已破裂的木板院门，因年代久远，显得斑驳而沧桑。轻轻推开，门框发出吱吱吱吱的声响，这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时空，让人有种莫名而又欣喜的归属感。抬头望那门楣廊檐，精美的木雕装饰随处可见，梅兰竹菊、海棠牡丹、龙凤呈祥、福禄寿禧，虽已历百载，原色难觅，但由此可以看出主人当年的富庶与雅趣。

这里屋宇俨然，透出历史厚重的纹理，又仿佛是一个皱纹纵横、银丝飘飘的老者。据传，魏家坡在五代后周时，曾是宰相魏仁浦的后花园，洛阳牡丹有数千个品种，魏紫是牡丹中的名品，有花后之誉，是1000多年前在这个后花园里培植而成的。600年后，明朝大臣卫天禄，眼看大明江山倾覆，又不愿背叛南明主子效忠清朝，几经周折，最终选择在魏家坡隐居。虽然他选

择了这里，但仍心有余悸，斯时，魏仁浦的后花园已不复存在，他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将他的姓氏“卫”改为“魏”，变成了魏仁浦的后代，回归故里。

另据魏家坡流传的家谱文献记载，魏氏祖居山西阳城，明洪武年间避乱迁居河南济源，清顺治年间，魏氏第七世魏天禄由轵城镇迁至洛阳，遂成魏家坡村的魏氏始祖。经过数代打拼，到清嘉庆年间，魏氏已家道殷实、人丁兴旺，有土地3万余亩，成为中州望族。他们置业建宅，安居乐业，为后人留下了至今保存完整的院落，共计300余间清代的建筑群。这些房屋多建于清乾隆、嘉庆、道光年间，它们经历了200余年的风雨沧桑，向世人感叹着世事无常。

在这里，仿佛时光倒流，感觉历史与现实离得很近。同时，更感觉到魏家坡的古朴与厚重，那一间间房舍、一棵棵古树以及斑驳的砖瓦、木雕等，都在默默为我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。

乡下许多村落，村口大都有株槐树，魏家坡村自然也不例外。这棵老槐树感悟着岁月的沧桑，又好像世间的喧哗都被它挡在了村外。

站在村口那棵古槐树下，回望青砖灰瓦的古民居，不由得想起“建筑是立体的史诗，是不死的历史”这句话，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形式，能比过建筑的有形记载，更逼真、更可信、更生动地展示久远的故事。

魏家坡，是时光雕刻出来的，它透着古雅，留住了乡愁，值得我们慢慢去品味。



架上书真富贵 心中无事即神仙(书法) 王军杰

人与自然

满架秋风扁豆花

❁ 耿艳菊

喜欢扁豆这种植物，最初是因为它的叶子让女孩子变得美。

记忆中扁豆于我来说，它最大的功劳不是味蕾上的，不记得它有多美味，而对用扁豆叶包美的红指甲却印象最深，如在眼前。

那时，黄昏如蜜，胡同里几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聚在大娘家的院子里，欢欣雀跃地对着几株盛开的凤仙花分派任务。你俩摘凤仙花，你俩找白矾，你俩去摘扁豆叶子。我们这一群爱美的乡村女孩子是要用凤仙花包红指甲，用扁豆叶包裹最好。

扁豆长在我家自留地的篱笆边，它们和地头边野生的草木一样自由自在随意地生长着。有一天，枝枝叶叶突然就爬满了篱笆，密密地点缀着紫色的蝴蝶样的小花。我们的自留地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，从那里经过，不自觉地会抬眼欣赏一下。不过短暂的惊喜过后，篱笆边又和乡村的日子一样变得安静着。

扁豆花静静开着，扁豆叶从绿到深绿到苍绿，直到篱笆上又悄无声息地长出了月亮形状的扁豆，才又引起关注。母亲年年种它们，完全是放弃的态度，不过扁豆却相当为自己争气，不知不觉，好多深紫泛青的小月亮已摇曳在明亮的秋阳下了。母亲迎着清凉的秋风摘下来，留下一部分自家吃，剩下的送来往的乡邻。此时，天清气朗，田里的庄稼已成熟了将要收获，这是一段难得的闲暇时光，很多乡邻停下脚步和母亲闲聊，大家在扁豆环绕的篱笆边说说笑笑，那是乡村岁月里美好的一段记忆。

后来，客居异乡的日子读到一篇怀念少时扁豆的散文，作者写她母亲把扁豆切成细丝和红辣椒丝一起清炒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这样的做法是我非常熟悉的，那时的乡村，差不多都是如此吃扁豆的。而隔了一重又一重旧光阴和迢迢山水读来，竟让人有落泪的亲切温暖。

每到秋风吹起的时候，站在异乡车水马龙的街头会突然想起郑板桥当年流落到苏北小镇时，在自己的厢房门上写的一副对联：一庭春雨几儿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还有清学者查学礼那首诗：碧水迢迢漾浅沙，几从修竹野人家。最怜秋满疏篱外，带雨斜开扁豆花。

秋风的清凉萧疏里，扁豆的寂静和随意洒脱的诗意在古时今日都是温暖人心的风景。



黄花漫游记(国画) 胡伟峰

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出版

❁ 宋强

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，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新中国文学发展水平，人民文学出版社、学习出版社联合8家出版社，联合推出“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”丛书。这套丛书收录了从1949年至今，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、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、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70部原创长篇小说精品力作。

新中国成立70年来，中国的作家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，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

落脚点，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，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天职。这套丛书创造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、中国形象、中国旋律，创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，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和欢迎，如《林海雪原》里的杨子荣、《亮剑》里的李云龙、《暗算》里的阿炳等；它们在艺术形式、叙述方式上都有一定的创造性，质量、品位、风格都很高，都是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优秀作品，在题材、内容、形式、手法上均有独到之处，很多作品曾荣获过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茅盾文学奖。

猫，不像写诗那样正襟危坐。一直推崇朱熹理学、自成一派的魏了翁，在自己的词中再提重阳糕，“糕诗酒帽茱萸黄。算今朝，无谁不饮，有真谁得？”这位被清乾隆奉为“理学名臣”、雍正年间配享孔庙的魏了翁，重阳美食、糕诗部首，教人怀思！元朝初年，丘葵写下了“浮蚁共伴今日醉，食糕空忆太平时”，不承想宋朝之后，这普通的重阳糕，还成了追忆天水一朝的故国风物。

严谨好，但过度拘谨就成了毛病。清代的杨静亭，“面夹双层多枣栗，当筵题句傲刘郎”，可以批驳；赵翼的“地僻向来无古迹，兹游或可续题糕”，也可以继承。杜甫说，“清词丽句必为邻”，不雕琢的质朴，细推敲的精巧，用得好，当然相得益彰。文人作糕诗，谦虚谨慎也罢，忘乎所以也罢，接纳美好的，守护先进的，只有格外的眷顾和呵护，才能孕育出丰硕的精神果实。

知味

重阳糕诗

❁ 张富国

食糕是重阳节的习俗，题糕自然是文人的雅事。大宋的一个重阳日，翰林学士宋祁细品重阳糕，轻啣菊花茶，好像想到了什么，他执笔疾书：

髓随轻霜拂曙袍，糗糒花饮斗分曹。刘郎不敢题糕字，虚负诗中一世豪。

这刘郎刘禹锡，可是唐朝堂堂大名的诗人，白居易赞许“刘君诗在处，有神物护持”，号称“诗豪”。《邵氏闻见后录》记载：刘禹锡重阳节登高食糕，正要作诗，念及《五经》中无“糕”字，只好作罢。

如此的满腹经纶，只唯经书，大家的雅兴竟扫得荡然无存！曾与欧阳修同修《新唐书》的尚书宋祁看过去，他果断出手，“痛斥”这位河南老乡：妄为诗豪！

其实，白居易早有“移座就菊丛，糕酒前罗列”与刘禹锡唱和。他

后半生被挫折困扰，但绝非胆小之流。“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”，无论是遭受何等打击，他仅当作一种人生的历练！题糕的背后，道出文人非常的心思。

用俗字入诗，饱读五经的刘禹锡是不肯为的，唐朝科举中的“明经”，考试的是经书，敏感于字里行间，自然不能轻薄。没有这份敏感，怎么能称为诗豪？！随便用字，影响诗文的纯洁怎么办？“有神物护持”，或许就是这种心思。

我们的一餐一饮，源自祖先的

连载



有的忘了这些，有的不知道这些，他再次成为小镇怪人。他从来不讲那场战争，从来不讲他的腿是怎么回事。父母当年送他去部队镀金，没想到真的碰上了战争，上了前线。她也是当助理很久后他才告诉她，在一场极为残酷几乎全军覆没的战争中，他的左腿扔

老初三冰和她装了义肢的城里丈夫一度让村里人羡慕——一个城镇户口远不止抵半条腿——人们的意思是说丈夫戴新月配初冰绰绰有余。初冰是五姊妹中长相最次的，脸部遗传了父母的缺点没做出任何弥补，然而她嗓音柔顺，个子娇小，一身妖媚，挺着胸脯翘着屁股，走路像是扭秧歌，走慢扭慢，走快扭快，尤其是甜美的笑声，掺杂着放荡，像冰淇淋淋面上抹了巧克力，余味无穷的。

威念慈说她有心计。换种说法就是情商很高，她走哪笑哪，小眼睛弯弯的，像一脉清泉淌过。初冰不想过农民生活，她早就清楚自己要嫁到城里去，她的身体和性格双双早熟，初中毕业后就着手她的目标计划，经常走四五里地到镇里东看看。后来找到一份工作，早出晚归，没多久就住到镇里去了，一年后就嫁给了她的雇主。

那是1986年，武打片流行，录像带和武侠小说租售兴起。初冰在录像厅里传出的武打声中逛街，按奶奶的吩咐买对联年画。

她的身材早已经引起了小镇青年的注意，有几个人想以恋爱的名义玩一下她，都没得逞。因为这个满脑子现实的乡下姑娘，知道小镇青年的优越感，以及他们对乡下人的歧视，她知道什么样的天平不会倾斜。当她看见戴新月那条空荡荡的裤腿，就知道一个重要的筹码已经压在了她这边。

那个雪后初晴的上午，气温回升，不时有融化的雪块从树枝上掉下来，屋檐上的冰凌开始滴水，来往的人使雪泥混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。照相馆门口，一个男人正将广告纸糊上橱窗，他样子不老不少，剪着平头，国字脸，两道剑眉，体格健壮，左腿却是虚的——正是这根空荡荡的裤腿带给初冰信心与希望——他动作缓慢庄重，细心地抹平哪怕是一点气泡、一道皱折，如果说他腿脚不便的原因造成某种慎重的错觉，他脸上的表情同样专注认真，好像内心在做某种祈祷——后来她也知道，事实上他的确在祈祷，他已经30多岁了，他鼓起勇气这么做，希望能如愿以偿。

许多年后，初冰仍能一字不落

落地背诵那纸招聘广告：

本照相馆诚聘女性助理一名，要求未婚，健康，善良，身材苗条，五官端正，户籍不限，学历不限，年龄18—30岁，无不良嗜好。她当时就站在一边，目光圈住他带鬓角的侧脸与肩膀，她觉得什么东西打动了。她默默地等他张贴完毕，跟他进了照相馆。半个小时后，她就成了那个眼睛安静、嘴巴寡言的摄影师的助理。直到结婚那天他才告诉她，一年前的招聘广告，其实就是求婚启事，他根本不需要什么助理，他找的是伴侣。

她说她早就知道，那一看就是征婚的，她在他那张东西的时候就爱上了他的侧脸。他对此深信不疑。他大多数时间沉默，但不阴郁，看起来像个哑巴，直到他们有了儿子，他的话才多起来。以前镇里人说，从没见过这么孤僻的退伍军人，不跟任何人往来，也不和姑娘约会，但后来算是从战争那方面找到了原因——人们开始去理解他内心的创伤，对他分外友好。过了些年，人们

脸上盖着她常用来揩眼泪的白手帕，静静地聆听着周围的声响。第一次在初家大事中缺席——事实上也没缺席，她还是主角——如果她能起来张罗自己的丧葬，她一定会拄着拐杖，小脚钉在地球上，大刀阔斧地调摆，减少酒席开支。

鲍鱼海鲜美蓉王茅台酒都要不得。河鲜加白炒烟加南州大曲顶好的，我想早点入土，七天酒席改三天，一天几十桌酒席四天要节约一大笔。还有啊，戏班子唱一天八千七十五万六，改唱一天孝歌子又省下五万。照我说啊，天又冷，比不上不足比下有余，过得去就行了。

人们对威念慈的了解正确，吴爱香后来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，只不过晚辈们还是要大操大办。王阳冥拿出十五万交给治丧督管，基本上承担了全部费用。吴爱香说婆婆是选择有意悄悄离开的，她不想别人送终，送死者她受不了，让别人看着她死，她也受不了。她知道自己该什么时候离开，她逗留了一个世纪的人间。